

·大型长篇官场连续系列小说·



向日葵

从基层公务员到省委书记的升迁之路

历时19年，18次调动，176次政治较量，418位各级官员，
7大顶级权贵世家势力支点，铺垫1条升迁之路。

何常在 ◎著

官场升迁

从基层公务员到省委书记的升迁之路

历时19年，18次调动，176次政治较量，418位各级官员，
7大顶级权贵世家势力支点，铺垫1条升迁之路。

何常在◎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鼎 / 何常在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658-0670-4

I . ①问…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5634 号

问 鼎

作 者:何常在

责任编辑:胡开祥

封面设计:柏拉图创意机构

责任技编:姚健燕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电 话:0754-82903126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27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ISBN 978-7-5658-0670-4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 / 510075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其实为别人写序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说得太好了,有恭维的嫌疑;说得不好了,有傲慢的嫌疑。本来我想拒绝写这篇序言,因为就我而言,现在事务繁忙,很难再静心看一部长篇小说了。不仔细阅读作品,信手拈来就写,是对自己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但拿到书稿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因为这部小说还真的吸引我读了进去。不但读进去了,还引发了我不少感慨。一有感慨,就自然而然有话要说了。

《问鼎》是一部官场小说,一部游走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官场小说。和时下过于现实或过于理想化的官场小说不同,它的切入点很独特,截取的不是主人公一段时间或一次升迁的经历,而是从主人公在最底层的时期写起,细而精,精而密,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一点一滴让你沉迷其中。

我就上当了,开始没当一回事儿,慢慢就沉了下去。

近年来我不仅写官场小说,看过的官场小说也不少了,《问鼎》能吸引我沉下去,证明有其高明之处。先不说故事结构,也不说修辞手法,就说最先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主人公虽然是官场中人,但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追求自由和纯洁,追求公正和理想,骨子里有一股文人情怀。

这一点,我很是喜欢。

许多官场小说设定的人物,很高不可攀,这样不一定不好,却远离了小说的基本需要,就是一切要以关怀为前提,要以提供优秀的文学供养为己任。

官场小说对人性的挖掘其实比任何小说都更有优势,官场本来就是名利场,是利益纠葛最多最复杂的,也是精英最集中的地方。能在官场之上如鱼得水,并且一步步走向高位,其中肯定要经历人性挣扎的过程。小说是一种借助故事讲道理的文学题材,而作家,需要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之下,保持一颗纯净的良

心，要有拷问人生和质疑人性的勇气，也需要敢于撕破伪装还原真相的信心。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一直在文字之中闪亮，在主人公的身上有所寄托，每一个生动的故事，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就差一本书的距离。

作者似乎一直在刻意淡化官场小说和所谓主流文学之间的界限，倒不是故事不以官场为主线，而是除了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之外，生活化的细节，温馨的对话，耐人寻味的场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小说没有区别，甚至还要做得更好。要我说，其实官场小说也好，主流文学也好，都是为读者服务的一种题材形式。只要百姓喜闻乐见，只要有市场，就是好作品，不必非要贴上标签分门别类，非要分一个谁高谁低出来。

文学的使命就是传达精神，弘扬正气，感动读者。躲在自己的天地里面，以文字游戏的形式写一些主流作品，再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显示与众不同的身份，其实是底气不足的表现。

好的作品，永远将读者放到第一位。曲高和寡的作品，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要将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这本书，我听说读者的反响很好，在网上连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互动的真实写照。文学的生命力，永远建立在读者的土壤之上，这本书让我再次坚信我一直信奉的一点——文学没有边缘化，文学生态也没有恶化，边缘化和恶化的，只是少数没能适应气候的作家们。

建议都读一读《问鼎》，想看一个好看的故事，想知道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想知道为官之人的成功之点在哪里，就拿起本书，认真地沉下去。

许开祯

二〇一二年四月，甘肃凉州



01

改变命运的支点 / 001

省委打来电话，必定是找李丁山的。而在省委和李丁山关系熟悉到这种程度的，只有宋朝度一人。

宋朝度？

夏想突然眼前一亮，脑中闪过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这念头很强烈，很执拗，强烈得让他无法拒绝，无法呼吸，直想抓住这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大声呼喊。宋朝度可是堂堂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02

以辅佐为契机 / 034

唯一让宋朝度感到心宽的是，李丁山是国家级报社的人，他背后的支持者在国家级报社中，至少也是副社长。有这层关系，料想堂堂的省委书记也要忌惮三分，不敢过于为难李丁山。

李丁山不在官场，但他所在的国家级报社也和官场大同小异，宋朝度的这些心思，他自然心知肚明。



03

扫清入仕的障碍 / 070

看着李丁山气定神闲地抽了一口烟，脸上流露出一丝别有味道的笑意，夏想不由自主地心中一跳，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只看到李丁山软弱的一面。他毕竟身为国家级报社一省的负责人，常年周旋于省里和市里的领导之间，不是官场中人胜似官场中人，表面上是媒体人，其实也是半官方的身份，能稳坐记者站站长一职五六年，也绝非寻常人物。



04

踏上征程 / 111

夏想站起身，洗耳恭听，态度恭谨而谦逊。他知道，曹永国肯郑重其事地说出这几句话，是从内心深处认同他了，将他纳入了利益集团的圈子之内，算是对他能力的正式认可。

一个人年轻不要紧，没有级别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什么级别的决定，有没有领悟力，懂不懂得做人。很显然，夏想在曹永国心目中，已经由求他办事留在省城的大学生，成功地转变为大有前途的有为青年了。



05

坝县派系浮出水面 / 147

突然之间被坝县这些常委的目光注视，夏想还真的感觉到有一股莫名的压力。不过他也知道，李丁山倒也不是故意拿他当挡箭牌，此举一来可以向所有在场的人表明，夏想是他的亲信，是他可以绝对信任的嫡系；二来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他年龄小，没级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也没有人会挑理。



处处暗流 / 176

“其实要想得到确切的消息也不太难，李书记在京城关系广，如果在京城的旅游局、交通局中有熟人，就可以打听出来有没有相关项目的立项。”

夏想抛出这句话，就是为了体现李丁山背景关系的复杂，这也是人脉广的好处。换了普通的县委书记，怎么可能将手伸京城中去？

李丁山听了之后，脸上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第一次过招 / 205

李丁山终于流露出要提拔夏想的想法了，杜双林心中的念头一闪而过，却还是纳闷，要想提拔夏想，也应该向组织部长黄鹏飞暗示才是，怎么会点他的名？难道李书记因为上次和张淑英吵架的事件，再有和张信颖的冲突，而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杜双林心中一瞬间转了九曲十八弯。



牢牢抓住主动权 / 236

虽然夏想也多方猜测张淑英对坝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刘世轩等人和她的关系到底有多近，她在市委组织部说话到底管不管用，但种种迹象表明，一开始他将张淑英当成沈复明派来试探李丁山的人，也许还真是高估了她的水平。现在想想，沈复明说不定派张淑英这样一个护短又任人唯亲的人前来坝县，就是为了给李丁山添乱，让她来恶心人。

09

刀光剑影的常委会 / 266

低调要么是还没有触及他的底线，要么就是在积蓄力量。钱锦松身为省委常委，必然会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才能在燕省站稳脚跟，眼下的低调，也许只是在试探各方的矛盾罢了。不过夏想总觉得宋朝度应该知道些什么内幕，但他却没有透露给李丁山。

10

请君入瓮 / 314

夏想看出来她骨子里的高傲和表面上的冷漠不是装出来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要养成这样的气质，不是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一步登天的投机者所能拥有的。暴发者和投机者也许不缺钱和权，但缺乏气质和底蕴，恰恰就是气质和底蕴无法用金钱和权力换来，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耳濡目染，需要的是一个家族的文化熏陶和培养。

11

漂亮的反击 / 355

借力打力、借势成事的事情，夏想可以具体去运作，不过真要落到实处，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时，必须还要李丁山出面。李丁山身后庞大的关系网，是他十几年人脉的积累，不是靠耍聪明和动动脑子就能做到的。人脉的积累需要时间，也需要运气，更需要自身有足够的资本。

↗ 01 改变命运的支点



大梦初醒

省委打来电话，必定是找李丁山的。而在省委和李丁山关系熟悉到这种程度的，只有宋朝度一人。

宋朝度？

夏想突然眼前一亮，脑中闪过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这念头很强烈，很执拗，强烈得让他无法拒绝，无法呼吸，直想抓住这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大声呼喊。宋朝度可是堂堂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明明早上还晴空万里，一过中午，天边就传来隐隐的雷声。不多时，乌云就密布了整个天空，四处黑压压的一片，眼见就要下雨了。

下午两三点，正是闷热不安的时候，天边阴云翻滚，雷声阵阵，突然，一道巨大的闪电划破天空，仿佛一下击中窗户，紧接着，沉闷而压抑的雷声由远及近响个不停，似乎震得房子都有些颤抖。

“啊——”

一声惊叫，夏想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大汗，一脸惊恐。他做了一个无比真实而清晰的噩梦，梦见他十二年后因为投资股票失败，开办的公司倒闭，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天天酗酒如命，最后死于非命。

一桩桩，一件件，所有的事情都无比清晰，让人不得不疑心所有一切究竟是一场梦，还是真实地发生过？

夏想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强压心中的恐惧不安，哆嗦着摸出一支烟点上，使劲吸了一口，瞥了一眼办公桌上的台历，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

夏想头疼欲裂，站起身望向窗外。窗外的葡萄架上结满了米粒大小的葡萄。再远处的墙壁上，几株丝瓜爬满了围墙。透过围墙的一侧，可以看到院外停了一辆千里马汽车。

这是李丁山从宝市开到省城燕市来的走私车，牌照手续都是假的。这车市场价值三十多万，不过李丁山弄到手时，好像只花了八万多。

李丁山本是国家级某报驻燕省的记者站站长，一九九六年借国家各大报刊开办第三产业的东风，由报社出资一百万元，在燕市注册了以国家级报社为名义的科技信息文化发展中心。一百万元，在九十年代可算一笔巨款，也证明了李丁山在报社中确实有人鼎力支持。

不过李丁山的踌躇满志没有持续多久，一年之后，第一笔生意亏损五十万元，第二年，另一笔五十万的投入血本无归。第一笔生意是如何赔钱的，夏想不太清楚，因为他还没有来到公司。第二笔生意他却是全程参与，知道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失误，至于第二次的失败他除了替李丁山惋惜命运不济之外，连一句多余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郁闷得让人无话可说，除了埋怨运气不好之外，只能憋屈得够戗。

现在公司里已经是人心惶惶，本来公司就不大，一共十几个人，第二笔生意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正濒临泡汤的边缘，所以辞职的辞职，调走的调走，转眼间公司只剩下了五个人。

文扬，副总，三十六岁，本是团省委的科级干事，在李丁山创办公司初期就第一时间加入，是李丁山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

贾合，二十七岁，秘书兼司机，跟随李丁山五年之久，也是他最得力的手下之一。贾合除了有时充当司机之处，平常时候就是李丁山的私人秘书，负责照顾他的起居和生活。因为李丁山已经离婚，六岁的儿子和前妻住在一起，他本人就住在公司。

肖佳，二十三岁，是去年毕业的女大学生，长相甜美，经文扬介绍来到了公司，和文扬关系密切，二人眉来眼去，似乎有些暧昧。不过夏想只是猜测，并没有真凭实据。

滕强，二十六岁，本来是燕市医药的技术人员，因为李丁山公司的第一笔生意是和燕市医药合作，他好像和李丁山有些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就自告奋

勇从燕市医药调入了公司，结果生意黄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公司晃荡，基本上被弃置一边，不再受到重用。

最后一个人，就是夏想了。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分配到了一家建筑公司当技术员，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丁山。李丁山因为正在筹划的第二笔生意涉及基建部分，就一见如故地和夏想畅谈起来，架不住李丁山描绘的美好前景的诱惑，夏想辞职出来，来到了李丁山的公司。

现在公司前景无望，他一直没有离开，不是不想离开，而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旦找到，他肯定也不会再在公司待上一天，现在大家每天无所事事地聚在一起，等着最后的裁决。

说白了最后顶多就是李丁山公开承认失败，宣布公司破产，大家各谋生路了事。不过李丁山为人要强，死要面子，硬撑着就是不开这个口，他从心理上还没有接受失败的事实，就像他多年以来一直将他离婚的事情瞒得死死的，除了贾合之外，根本没人知道。

夏想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有一次和贾合喝酒，二人都喝醉了，贾合酒后吐真言，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省委来电

公司租用的是一栋两层小楼，位于燕市的一座城中村里，类似一套别墅。楼上楼下共有三百多平方米，李丁山一人在楼上办公，兼作他的卧室，其他人都在楼下办公。

夏想来到电话机旁，正要接起，一看来电显示的号码，忽然愣住，开头的三个数字格外刺眼，让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三个平常无奇的数字，要是在别的城市或许只是普通的区段，但在燕市，稍微有些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区段是省委专用区段，也就是说，这个电话是从省委大院打来的。

省委打来电话，必定是找李丁山的。而在省委和李丁山关系熟悉到这种程度的，只有宋朝度一人。

宋朝度？

夏想突然眼前一亮，脑中闪过一个隐隐约约的念头。这念头很强烈，很执拗，强烈得让他无法拒绝，无法呼吸，直想抓住这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大声呼

喊。宋朝度可是堂堂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夏想抓起电话，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假装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脑中一个不可遏制的念头就如野草一样疯长不停，几乎要将他淹没，因为他知道，他突然要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机遇。

“你好，请问你找谁？”

电话中传来一个淡淡而又不失威严的声音：“我是省委的，李丁山在吗？他楼上的电话没有人接。”

李丁山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中午睡觉时，经常会拔了电话线，打不通是正常现象。

微一迟疑，夏想让他的声音听上去既显得恭谨，又不至于过分亲热：“是宋秘书长？您好，李总正在睡觉，估计是拔了电话线，要不我上楼叫他一声？”

显然对方没有想到夏想会听出他的声音，因为他不记得夏想是谁，一个微不可察的停顿过后，宋朝度说道：“算了，也没有什么事，就让他睡吧……”

夏想不失时机地接话说道：“那好，宋秘书长要是有什么事，可以让我转告给李总，也可等一下再找他，我一会儿上去插上电话线。这些天李总太忙了，有点心力交瘁，连我这个做手下的，也想劝他一劝，不如换个思路，动一动，或许会好一些……”

夏想知道他的话有点多，说不好会给宋朝度留下不好的印象，但眼前这个电话是个绝佳的机会，一旦错过就太可惜了。

看不到宋朝度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饶有兴趣地“哦”了一声，随后又随意地说道：“我去过丁山那里，怎么不记得你是哪个？”

夏想强压住跳得飞快的心脏，紧紧抓住话筒，斟酌着语句：“我叫夏想，一直在楼下办公，宋秘书长没有注意到我，可能是我坐的位置偏僻。”

宋朝度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夏想转告李丁山他来过电话即可，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夏想才发现他双手汗津津的，如水洗一样，再一转身，觉得T恤紧紧粘在身上，原来后背也湿了一片，不过他心中却犹如一团火焰在燃烧，成功地和宋朝度说上话，而且还让他主动问了自己的名字，这已经算是迈出了走向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夏想坐回到座位之上，感觉一阵凉风从门外吹来，透过窗户一看，不知何时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静心想了一想事情的来龙去脉，接下来该如何劝说李丁山放弃公司，调离报社，并找机会借宋朝度之力，走上仕途。正好可以打

开新的局面,扭转现在被动的局势,走向新的天地……

此时楼上传来吸烟之人醒来之后固有的咳嗽声,李丁山醒了。

外面的雨小了一些,不过仍然是连绵不绝,是北地城市难得一见的大雨。雨水的哗哗之声让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坐了不到五分钟,忽然看见外面的风雨之中,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猛然推开门,带来一股湿气和凉风。她浑身淋得透湿,一脸悲凄,精致的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眼睛水汪汪地全是水汽,直勾勾看着夏想,一副悲伤欲绝的神情。

肖佳这是怎么了?

肖佳五官生得十分精致,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精美之感,她的漂亮让人一眼看去有些眩目,不过若是看得久了,却又发现在端正的五官之外,最惹人注目的是她一双似雾似烟的眼睛,仿佛时时有一个诱惑的旋涡,让人不由自主就陷了进去。

意外撞见了肖佳这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夏想一下愣在当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微一定神,才注意到肖佳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碎花连衣裙,腰系一条蓝色布带,显得细腰盈盈一握。现在她全身湿透,薄如轻纱的裙子全部紧紧贴在身上,前凸后凹的曼妙身材暴露无遗。



美女肖佳

夏想意识到了气氛的尴尬,急忙扭过脸去。他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心思如电,见肖佳这般模样,定是受到了重大变故,万一她恼怒之下,大骂他是色狼,他也只能担了恶名。

肖佳的脾气他以前可是领教过,就和一个小辣椒一样,冷不丁就能呛人一口,让人恼也不是,怒也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好在肖佳只是出神地望了他半晌,双眼空洞,表情呆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脸上泪水长流,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惹人怜惜。要是以前夏想恐怕还会和闷葫芦一样,假装没看见,不过现在的他却站起身来,来到肖佳面前,递过一张纸巾,说道:“擦擦脸,雨水对眼睛不好,容易刺得眼疼。”

肖佳木然地接过纸巾,却没有擦脸,而是攥在手中,紧紧握住不放,由于用

力过猛，洁白的手上迸发一条条青筋。

她紧咬嘴唇，突然一把扑入夏想怀中，终于嘤嘤地哭出声来，就如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哭得格外痛心格外痛快。

一直哭了有五分钟之久，肖佳才渐渐平静下来，苍白的脸上呈现病态的绯红，夏想一惊，伸手一探她的额头，热得烫手。夏想一侧身，右手扶住肖佳的右肩，左手搀住她的胳膊，将她半抱半拖扶到里间。自从公司的人员大减之后，办公室就空闲了许多，在里间的两间办公室其中一间就被收拾出来，暂时当做了休息室。

夏想将肖佳安置到床上，见她双眼迷离，心知她病得不轻，小声说道：“李总那里有退烧药，我去帮你要来。你有干净衣服的话，最好换一下，湿衣服穿在身上，寒气入体，容易落下病根。”

肖佳只是呆呆地“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一句话，就将头埋进枕头之中。

夏想带上门，上了二楼，见李丁山已经稳稳地坐在了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背靠舒适的老板椅，正闭目养神。

李丁山今年四十岁，中等身材，偏瘦，前额的头发明显稀少，还刻意用后面的长发遮盖住，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

夏想本想好好找他谈上一谈，可是遇到肖佳发烧，知道病情耽误不得，就向李丁山提出要退烧药。李丁山问也没问，从抽屉中拿出一盒药，扬手扔给夏想。

夏想谢过李丁山，急忙下楼来到里间，却见肖佳已经和衣睡着，湿漉漉的衣服裹在身上，没有盖被子，曲线玲珑……落在夏想眼中，他却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心中却是麻烦，不知道是不是该唤醒肖佳让她吃药换衣之后再睡……

最后夏想一咬牙，还是不忍心看着肖佳这么受罪，就伸手推醒了她：“肖佳，起来吃药，你这样子睡下去，只会加重病情。”

肖佳起身，睁开迷茫的眼睛，看了夏想几眼，突然眼中闪过一丝凶光，一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流氓，偷看我睡觉。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天天都想着占女人便宜！”

这一巴掌打怒了夏想，他取出药片，一把抱紧肖佳，强行将药灌到她的嘴里，又捏着她的鼻子喂了她几口水，恶狠狠地说：“我管你倒管出是非来了，我活该成不？要不是看同事一场，你爱死爱活跟我有什么干系？反正药也喂你了，我也仁至义尽了，你爱不爱换衣服睡觉随你，病了也别怪我。”

夏想摔门而去，留下一脸惊愕的肖佳目瞪口呆。

再次来到楼上，李丁山还在愣神。

夏想将剩下的退烧药还给李丁山，然后自顾自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琢磨着

如何开口。

“小夏，有事不？”李丁山收回心思，突然开口问道。

夏想坐直了身子：“李总，关于火车站广场室外大型液晶屏项目，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想跟你汇报一下。”

在一九九八年，室外大型液晶屏绝对是新兴事物，而作为新兴城市，燕市在全国范围来看，并不算发达地区，在此时只在最繁华的山中街中部，有一块一米宽两米长的发光二极管室外液晶大屏幕，而且还只是简单的两色二极管，显示效果极差，但就是这样，也曾在燕市引起轰动。

李丁山运作的项目，也就是他花费五十万元启动资金，全力以赴想要打一个漂亮翻身仗的大型室外液晶屏项目。按照他的设想，他要在最繁华的火车站的站前广场竖立一块巨大的液晶屏，要用最先进的三色 LED 技术，真彩显示，面积高达六十平方米。这块屏幕在夏天最晴朗的中午，在阳光最强烈照射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播放内容。

能够在一九九八年就想到建造这么一个庞大的视频平台，真要是建成并且投入使用，凭借李丁山的关系网，拉来一些本地乃至全省大型企业的广告不在话下，一年下来赚上几百万也有可能。

不过整个工程投入巨大，基建部分造价不足一百万，但整块液晶屏的关键部件全部需要进口，报价高达一千多万。李丁山当然拿不出一千万元，他连一百万都没有，但他有头脑，有关系网，他和银行一个支行的行长李开林关系密切，最终与李开林达成协议，以地皮和整个液晶大屏幕为抵押，由银行预先提供全额贷款，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他负责整体策划和前期审批，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虽然失去了控股权，但相比前期不到五十万的投入，还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目前的情况是，和银行方面已经谈妥，但火车站广场前面的地皮还没有批下来，李丁山正为此事发愁。本来燕市政府副秘书长高海已经亲口答应下来，但市长陈风却没有点头答应，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已经比预期晚了两个月。

高海是李丁山的同班同学，和李丁山关系匪浅。

但现在已经有了隐隐的风声，传出国家已经出台了政策，要严格控制银行放贷，但还没有下发文件。李丁山仗着已经和银行方面签订了协议，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自然不会知道，事情会突然有变，李开林居然会出人意料地被调离。

“李总……”夏想思忖再三，决定还是要快刀斩乱麻，给李丁山提醒一下，“火车站的液晶大屏幕项目，我认为前景不太明朗！”



四两拨千斤

“你怎么想的？说来听听！”李丁山这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多方论证一件事情，能听进去不同意见，还不算特别独断专行。

“液晶屏项目很超前，初看也有很诱人的前景，而且是建在寸土寸金的火车站广场，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流至少也有二十万人，覆盖人群很广，而且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流动播出，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是金钱……”

见李丁山脸上神情不变，夏想也是暗暗称赞他确实有先见之明，只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当时网络开始迅猛发展，几乎成为继电视、电台和报纸之后的第四媒体，吸引了几亿人的眼球和大批的广告客户。也就是说，户外广告也就是传统的招牌广告还勉强维持，像户外液晶屏广告，看着新鲜，其实吸引不了多少来去匆匆的人群的注目。

而且，谁会傻呆呆地站立不动，在大街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液晶屏看？再说在火车站里过往的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旅客，也没有多少人会关心站前广场的一块大屏幕电视上播放一些什么内容！没有吸引力的媒体，最终就会被广告商无情地抛弃。

夏想先是将他的分析委婉地说出，看到李丁山的脸色越来越凝重，知道说中了他的心事。一直以来，李丁山也并非完全盲目地看好液晶屏的前景，不过他因为和李开林一拍即合，既然有人出钱，李丁山也就抱了试一试的心理。

夏想继续说道：“网络这种新鲜事物，最大的优势在于互动，在于交流，我相信将来一定大有可为，既然吸引了眼珠，就会有广告投放……”

言外之意是，户外液晶屏，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李丁山听完之后，半晌没有说话，只是摘下眼镜，细心地擦了又擦，然后突然笑了：“小夏，你的专业好像是工民建，今天怎么突然冒出这一番高论？而且以前你一直很少发表意见，今天为什么突然就说了这么多？”

要想借助李丁山的关系网，要想得到李丁山的重视，夏想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沉闷得像个三好学生，只知道埋头苦干，一点自主的看法都没有。他要让李丁山意识到他的能力。

“既然我来了公司，就要为公司的发展尽一份力量，而且公司现在孤注一掷，将全部希望都压在液晶屏项目之上，我这几天查了许多资料，也了解到一